



五度音

中提琴，低小提琴五度音。

五度音和諧悅耳，卻是必須撐開手掌，才能同時碰觸到的距離。

小提琴音色高亢，是優雅大方的主旋律，輕意攫取每個人的專注；中提琴音色低沉陰柔，大多是單調而穩定的伴奏，少掉它，不會影響樂曲的行進，若有似無。整個弦樂團裡，它是最沉默的，和有光芒的你不同。

從小，我們一起學小提琴，矮矮的個子，揹著快比自己還重的琴盒，並肩走去音樂教室，一路上聊學校，聊朋友，聊新教的曲子，哪裡還沒學會？你在空中一手比劃指法，一手假裝拿弓，眯著眼睛，沉浸而陶醉的樣子，在你身旁，好像永遠縈繞迷人的樂音。

學琴之路是苦的，學會換把位之後，樂曲的技巧更複雜，密密麻麻的音符擠在五線譜上，煩雜的拍子和轉音懸吊在旋律中，壓得我想逃。你陪著我練琴，在低溫的琴房裡，常練得滿頭大汗，你不厭其煩糾正音準和節奏，仔細替我在樂譜記下工整的指法，和你一起的練琴時光，不那麼苦澀，偶爾甜得發光。

那次弦樂團甄選，我和你站在長長隊伍裡，說好要一起進小提琴分部，一起背譜、練琴。輪到你了，不慌不忙的，在進門前，轉頭比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個加油的手勢。我拿著琴佇在教室門口，自信的琴音傳來，弓重擊G弦，熟練的抖音搭配低音 sol，劃開空氣，渾厚熱情的匈牙利舞曲是你的自選曲，不論是圓滑的長音，或是簡潔分明的十六分音符，對你而言都如此輕而易舉。

輪到我了，躡腳走進貼著各式樂器簡介海報的教室，講臺旁擺放一臺古老的鋼琴。女老師側身坐在鋼琴前，按下一個音，是低音 do，低沉如鐘聲，迴盪寂靜的室內，接著又按了另一個白鍵，sol，是小提琴音域裡最低的音。

「他們差了幾度音程？」

「完全五度。」我不懂這和考試有什麼關係，在小提琴的音域裡，沒有低音 do。

「你會不會拉中提琴？」她親切的笑容卻不斷灼傷我，麻刺感從腳底向上吞噬。

「願不願意學中提琴，轉到中提琴分部？」

我甚至還沒有拿起小提琴，就已經註定遠離夢想，調去中提琴分部，一個拉的好或拉不好，都不會有人聽見，也不會在乎的地方，而你是第一小提琴裡僅次於副首席的助理首席。這突如其來的意外，將我們計劃好關於未來的拼圖硬生打散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第一次團練，我連中音譜都不會看，坐在離指揮很遠，離你更遙遠的地方，看著你自信的眼神，陌生的譜還是可以拉奏順暢，在佼佼者眾多的第一小提琴裡，你仍是耀眼的。休息時間，我沒去找你，獨自坐在冷硬的鐵椅上，嘗試在中提琴弦上按著熟悉的小提琴指法，右手輕撥琴弦，彈奏出來的音非常陌生，我甚至說不出它們的名字，那時才深刻瞭解，我們，真得從此不同了。

分部課的女老師一頭烏亮長髮，化妝後的眼睛深邃有神，很古典的氣質。她一個小節、一個小節的雕音準與節奏。我跟著別人的琴音，在每一個陌生音符上寫上指法，歪歪斜斜塞進五線譜的空隙裡，好像瞬間快轉回幼稚園，最初像鋸木頭般學習小提琴，雖然極其難聽，卻是快樂的。什麼都是未知，不明白，無法掌握的時候，為什麼會那麼快樂呢？小小琴房裡，我們擠著看同一份譜，互相指正出錯的音符和節奏，偶爾偷懶不練琴，一起承受老師的嘮叨。我以為我們都是一般好，但你比我早學會換把位，更快抓對音準，視譜也迅速準確，一起開始，你卻始終跑在我前面。學中提琴之後，不再一起上課，你不懂中音譜，無法替我糾正錯誤，譜上剩下我的歪斜字跡逐漸蔓生。我們之間，好像隔著比五度音更遠的距離。

成果發表之前，指揮點名中提琴個別考試，那十小節是整首樂曲中提琴難得的主旋律，其他分部嘎然而止，獨留中提琴脆弱飄忽的琴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音。依席次考試時，我沒有聽學長姐拉奏，而是專注看著譜上擁擠的指法和標記，手指在琴弦上游移，用力按弦，在指尖鑿下一條條發紅的凹陷。輪到我的時候，雖然遙遠，仍感受到你的專注凝視，如一束光芒，直直射進我的世界。考試結束，指揮沒解開過的眉頭，指揮棒敲打譜架的煩躁，就是我的分數。

「你要向他好好學習，他在小提琴表現多好。」指揮在全團面前指著你，對我說。從小到大，總是有人叫我向你學習，無論是課業，體育，還是拉琴。不管做什麼，被稱讚的都是優秀的你。

為什麼我們差異這麼大？我哭著問過母親。

母親說，差異是最好的禮物，每個人都一樣，還有什麼意思？

可是，我不想要這個禮物，只想和你一樣。

隔天的團練，我到得太早，音樂教室裡空蕩蕩，只有我們。你背對我坐在鋼琴前，隨意敲著琴鍵，一下 sol，一下 do。不管怎麼變換，總隔著五度音，不會彈鋼琴的你，撐開手掌按壓琴鍵，過度用力讓音持續太久，sol 和 do 兩個音色重疊在一起，竟意外悅耳好聽。

「你的低音 do，是我這把小提琴沒辦法拉出來的喔！」你繼續按著琴鍵，反覆的琴聲，恍若海浪一波波湧來，拍打在心上，do、do、do……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「就好像 do 是你，sol 是我。」你站起來，走近，用力抱住我，不留一點距離。

這是我們從小到大，第一次久久擁抱。我知道你對我有愧疚，覺得把我拋下，儘管轉到中提琴，並不是可以預料的事。而我覺得，你離我越來越遠了，從小你一直超前，一個小節，一個休止符，一個長音，到現在五度音的距離。我總是不停的追，而現在，五度音的差異也許無法縮小，距離卻可以遙遠但美好。

之後的日子，中提琴好像不那麼討厭了。

中提琴有著豐腴的琴身，比小提琴更溫柔厚實的音色，龐大而低沉的共鳴。我著迷於中提琴低調的溫柔，不炫技，不突出，沉穩踏實的伴奏。我下定決心把那十小節獨奏練好，但是，中提琴若要達到小提琴般的音高，必須連上好幾個高把位，越靠近琴橋越困難，左手手指幾乎豎立在指板末端，拉扯手掌中每一條神經，太過頻繁用力壓弦，指尖的厚繭是勤奮的證明。我皺著眉頭，吃力調整手指間距，你用小提琴拉奏相同的音，方便我測試音準，刻意輕輕的運弓，音量很小，彷彿沒有，卻是那麼準確，安心。那樣的時刻，我多慶幸我們拉奏的是不同的樂器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成果發表會前，我被調升到中提琴副首席的位置，看著我吃驚的眼神，指揮什麼也沒說，嘴角略為上揚，又快速持平，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見了，他在團練結束後，給我一份琴譜。

「先看練不練得起來，可以的話，中提琴獨奏部分你負責，小提琴就由他來。」

我從來沒有想過，可以和你以五度音的距離，演奏同一首樂曲。我以為差異是我們之間的距離，但現在，差異讓我們更靠近。

司儀清亮的嗓音，說著長長的介紹詞，在後臺等候的我，一手拿著中提琴，一手不斷握緊拳頭又鬆開，在黑色長裙來回擦拭手心裡頭的汗，擠進高跟鞋的腳指，因為痠痛而蜷曲，心中的緊張絲毫無法消滅。你站在我身邊，同款禮服與跟鞋，烏黑長髮紮成馬尾，耳後過於細短而無法整理的髮絲，在冷氣出風口下微幅擺動，特別擦拭過的銀色細框眼鏡，襯托氣質。你邊取笑我緊張兮兮的模樣，邊替我把留在中提琴指板的汗擦掉，以免演出時增加換把位的阻礙。

「有什麼好緊張的啦？」你用很誇張的語氣調侃著。紅幕後傳來司儀介紹完曲目，掌聲響起，你伸手牽我，並肩走向舞台燈光最璀璨的中心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開場是幾小節默契的合音，小提琴依舊扛起高亢的主旋律，但這是我第一次，在你身邊，清楚聽見自己的琴音。中提琴特有的溫暖在旋律中穿梭，安撫高音後有點失落的休止符，填補過於尖銳的長音，不是主角，但無法忽視。

觀眾陶醉在和諧合奏裡，五度音的差距，是如此完美契合。最後一個五度雙音，在放下弓後，仍迴盪在音樂廳裡，掌聲慢半拍後響起，你放下琴，轉頭看我，眼眶潮濕。

「走吧，妹妹。」你牽著我，一起走下舞台。

